

青末了

随笔

星期四
2014.9.4

齐鲁晚报 B01-B04

【生活直击】

网络提供了这样一个小资料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2012年，中国国民人均读书仅4.39本，略高于上年的4.35本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，北欧国家国民每年读书24本左右，美国为17本，韩国为11本，日本、法国为8.4本左右。

虽然这个4.39本中肯定不包括我，也足令我为此数据感到羞愧：这与一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实在太不相称、太格格不入。而且，我并不十分怀疑这个数据的准确性，不信诸位可以看一下自己周边熟人有多少阅读量超过这个4.39的？

网络时代的阅读

□施京吾

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中顽强生长、延续至今，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拜阅读之福，诸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、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这类古老格言，都表明中国人在阅读方面下过一番工夫，并且颇有心得。

能说明阅读在古代中国具有普遍性的还有一句话：“暮为田舍郎，朝登天子堂。”一个田间读书郎，一夜之间即可位极人臣，可见读书利益巨大——当然，这有点过于“典型”，试图成为天子门生，不通过几道严格考试，几乎完全没有可能。但无论如何，读书所具有的巨大诱惑力，表明这是个文明的时代。

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远不如古代社会的时间漫长，但现代化的速度用“日新月异”来形容，一点也不过分。在我小的时候，电话还是一件稀罕物，不过短短四十年便进入了网络时代，尤其移动网络的高速发展，奢华者如苹果，其实也就是个街机。

移动网络时代给阅读带来巨大的便利性，芯片容量急剧扩张，一部小小的手机就能塞下海量文本，于是，不论在公交车上、地铁上、列车上，甚至有“勤奋”的姑娘小伙，开着车也要捣鼓几下手机，如痴如醉，丝毫不顾惜安全——只是他们到底是阅读还是娱乐？因为设备装载的不只是文本资料，还有各种即时通讯、音像软件和五花八门的小游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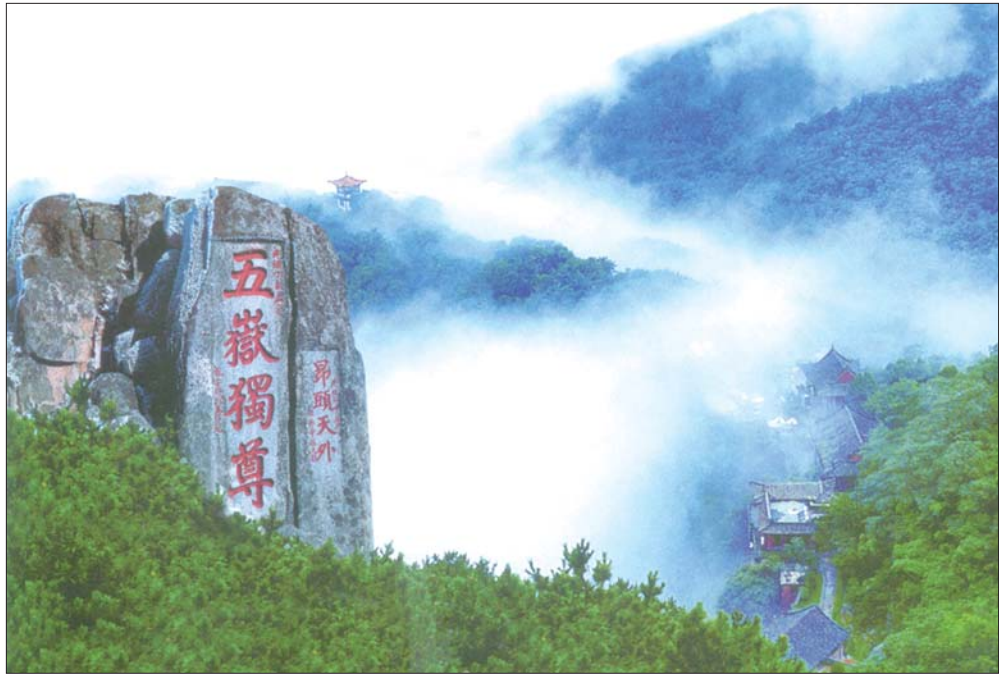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，阅读虽不至于到庄严的地步，但也不是一件轻薄事，它不只是信息的摄入，也是知识的摄入。信息的摄入宛若零食，知识的摄入方为正餐，信息和知识的区别在于，前者是知其然，后者则为知其所以然，不是每一条信息——甚至大部分信息与我们的生活都不会直接关联，但知识却在随时发生作用：认知、分析、判断，继而结论，无时无刻不是知识在起作用。或许有人说，没有信息又如何进行判断呢？所谓“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”的道理就来了：不论是谁告诉你，他已经掌握了“宇宙真理”，此时，不需要你掌握任何一条关于宇宙真理的信息，即可判断对方，要么骗子，要么疯子——这就是知识的力量。

即便不使用移动设备而是安坐电脑前，电子化阅读也有许多不够便利的地方，除了最基本的txt文本、word文档和pdf文档外，喜欢在数字领域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技术人员和IT从业人员（他们总是自谦地说自己是IT民工），还不断地为我们开发出一大堆阅读软件，不仅要学会使用还要及时更新。而我，每一次阅读总有勾勾画画的习惯，或者旁注，或者眉批。面对各种不同款式的阅读软件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阅读而是学习软件应用，如此，网络阅读就成了一门技术活，要学会安装软件，还要会使用软件，比如word文档就有上百个按钮，最初使用时的木讷情景我还记忆犹新。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学会了几款软件的使用方法，现在使用word文档可谓应用自如，但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在电脑上阅读了多少部宏伟著作，而是先把自己变成了电脑专家——我现在不仅可以随手重装系统，还给我的电脑换过光驱、电源、显卡、网卡、风扇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

网络既然能够互联，网络阅读的过程往往是，读着读着就把自己的使命忘记了，一会儿就开始周游列国，诗云：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一千河。而在谷歌地球上，随时可以环球奔驰几个来回，至于读书的事，由此变成明天的事业。

据说，长期在电脑前操作还有一些副作用，比如辐射、坐骨神经痛之类的，而更为可耻的是，我活生生地把自己培训成了扫雷专家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）



易君左和他的“中华国山梦”（上）

□周郢

【泰山精神】

2009年10月，一部佚失逾半世纪的泰山重要文献——《定泰山为国山刍议》，在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乡间重现。该书系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10月泰安县立师范讲习所翻印本，32开，共20页。据收藏者王建功老人介绍：该书为父亲王安良遗物。其父早年就读于师范讲习所，获得此书，家传至今。根据这一线索，又有研究者对此书来历作了进一步追寻，最终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民国期刊《江苏教育》上查到了其作的原始文本。八十年前的“中华国山”之议，由此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“定泰山为国山”的首倡者，系民国著名作家易君左先生。

易君左（1898—1972），名家钺，字君左，祖籍湖南汉寿县。他是“晚清三大著名爱国诗人”之一的易顺鼎之子，“五四”运动的策划人之一，少年中国学会骨干成员，他创办《长沙晚报》，并任《国民日报》等多家进步报刊的社长或主笔，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身革命，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。同时易君左还是载誉文坛的著名作家，他一生游历祖国的大江南北，每到一处都留下绝妙游记，有“现代游记写作第一人”之称。

易君左的“国山”之议，缘于他的泰山之游。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10月，易君左偕同江苏省教育厅同僚王德林等，由杭州而南京而泰安，来到久已向往的泰山。“一碧横参日月星，泰山山石骨嶙峋。秋阳光线微嫌炙，五岳声名此独尊！”（易君左《初仰泰山》）10月23日，君左一行乘山舆从中路登岱，直造极顶。翌日清晨观日出后下山。泰山的万千气象，使素来醉心山水的君左激动不已。他在文章中称：“这一次游泰山，是出于一人之诚、一念之决，所以游得最畅适、最痛快！”泰山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使易君左“仰望徘徊，愈增感慨”，正如其在《登岱》一诗中所吟：“……伟哉造化巨斧痕，辟此绝岱招国魂！国魂国魂何处得？只有泰山好颜色！齐鲁岂但圣人邦，英雄产地鱼盐乡。国利民富士侠义，能医萎靡穷愁气。我欲定此为国山，呜呼回正轨兮山未安！”因此，当易君左返回镇江之后，便撰写了《泰山纪游》、《泰山观日》两篇游记及诗十余首，还“发愤写了一篇大文章——《定泰山为国山刍议》，征得厦材（王德林）同意，连署发表”。

这篇《定泰山为国山刍议》发表于《江苏教育》第2卷第1—2合期，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1月出版。后泰安县立师范讲习所翻印为单行本。全文分“缘起”、“理由”、“计划”、“办法”四大部分，共计一万余言。

文章开篇，易君左首先陈述了泰山应定为“中华国山”的八大理由，其要点可归纳如下：一、泰山之德性，实与吾国民族精神及固有文化完全吻合。二、泰山为历代所仰重，为吾国历史上特有之事迹。三、泰山出中国山系正宗昆仑之脉，为全国山脉之中坚，踞最古老之地层。四、泰山为国民数千年来所拥戴之一大自然现象，深

入人心。五、泰山为至圣孔子登游歌咏之地，泰山文化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。六、泰山山体端坐堂皇，磅礴浑成，兼有四岳之长，而无四岳之短，在其他诸山中更是无与伦比。七、泰山为中国民族历史之活的典型，一入泰山，不啻翻阅吾民族之光荣史页。八、泰山日出飞瀑等景象，生机无限，象征着中华民族活泼泼的精神，足以体现中国之国魂。

“定泰山为国山议”的出现，实基于当时独特的政治背景与文化心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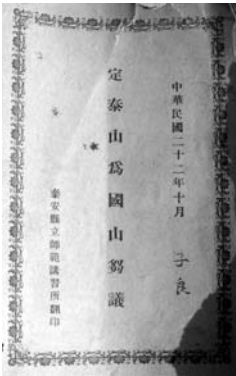
“国于天地，必有与立”，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，一个国家的维系，除去领土、经济、政治整合之外，还必须借助于文化资源。易君左不仅是文坛名家，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，他早年发起成立“少年中国学会”、“社会主义研究会”、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，并发表了大量的社会学论著，致力于对国人思想的启蒙。“国山议”亦正是易君左欲借助传统文化改造社会的努力之一。其冀望以“山”为符号，通过“国山”认定的仪式，进一步促进境内各民族文化的融合，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，即“移风易俗，应有具体之象征，召回国魂，恢复民族自信力，庶几可挽中国之危亡，奠万年有道之基础”，“使全国国民集中精力于巩固的政府指挥之下而共戴一伟大的象征”。此点乃易君左议定“国山”的主旨所在。

而在众多象征符号中，易君左选择了“国山”，进而举泰山为“国山”，则是缘于他对祖国山水的挚爱及对泰山文化的推崇。易君左一生遍历南北名山大川，创作游记数百万言，对山水文化有着精到的领悟。“山岳以配天”（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），山岳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近代以来，海外“国山”说影响中国——“日本以富士山代表其大和魂，号召国民，仰若神圣；美国之若机山，有黄石、冰河二大公园，为世界之花圃；瑞士之玫瑰峰，群峰簇立，白雪盈巅，湖山之胜，甲于天下；其它如英国之格兰扁山；瑞典、挪威之基阿连山；俄国之厄布鲁鲁大山；横亘德、法两国之阿尔卑斯山等，均为欧洲诸国民所瞻仰，民族历史家所歌颂，诗人所赞美，以范铸其民族其国民之品格者也”。山岳与其国人民族精神的内在关联，引起易君左的深层思考。特别是其早年留学东瀛，日本以富士山为国山，进而以此宣扬其霸权扩张之“大和魂”，更给君左以剧烈刺激。“我欲定此山为国山”——“中华国山”之议，便是受此启发而提上了社会论坛。

在易君左游历的众多名山中，独对泰山情有所钟，推之为“中华国山”，这基于他对泰山文化地位的准确认识与高度评价。中华民族对山岳的崇拜和信仰，早已跳出了原始自然宗教的框架，跨进伦理哲学的范畴，到达理性精神的殿堂。哲人文士们从山岳丘壑的万千气象变幻中，演绎出宇宙乾坤构架之原理，感悟出天地自然之道和生命不朽精神。易君左发现，泰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，而是凝聚



《定泰山为国山议》初刊本



《定泰山为国山议》翻印本书影

民族品格的精神之山。易君左从山体到内蕴，把泰山的品格概括为“刚健中正”四大德性，并指出“泰山之德性，实与吾国民族精神及固有文化完全吻合，吾人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及东方固有文化计，则定此唯一痕迹之象征之泰山为中华民国国山，实含有至深至大不可磨灭之哲理”。关于泰山的精神内涵，是历来文人关注与思索的问题，金元好问“泰山为天壤间一巨物”，元人郝经“中华正朔，建极启元”，“纯粹中正，崇高溥博”，明人张岱“正气苍苍在，敢为山水观”，都已触及长期以来朦朦胧胧、欲浮欲现的泰山文化底蕴与本质。但遗憾的是，诸人都未能对此作进一步剖析。而易君左以其炬目慧心，精辟揭示出此一真谛，这是对泰山文化的一大贡献。

（本文作者为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）



悦读·分享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末了”。